

海外文叢

水晶・五四與荷拉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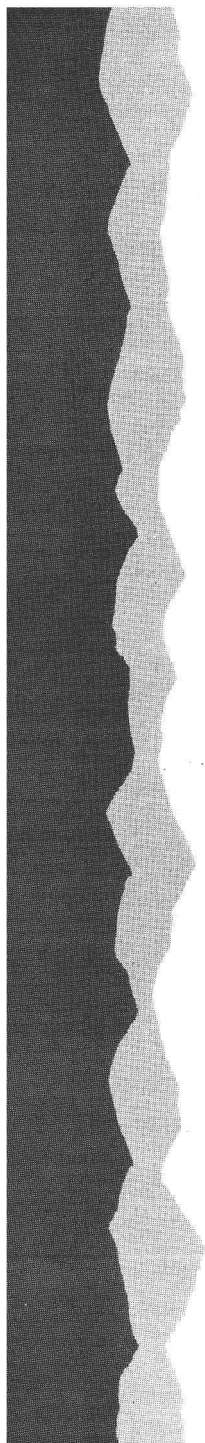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SE

海外文叢

五四與荷拉司

水晶著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海外文叢

策劃：蕭滋

執行編輯：潘耀明

五四與荷拉司

責任編輯：蔡嘉頓

裝幀設計：李淑嫻

版面設計：馬健全

書名：五四與荷拉司（海外文叢）

作者：水晶

出版發行：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利眾街四十號二十四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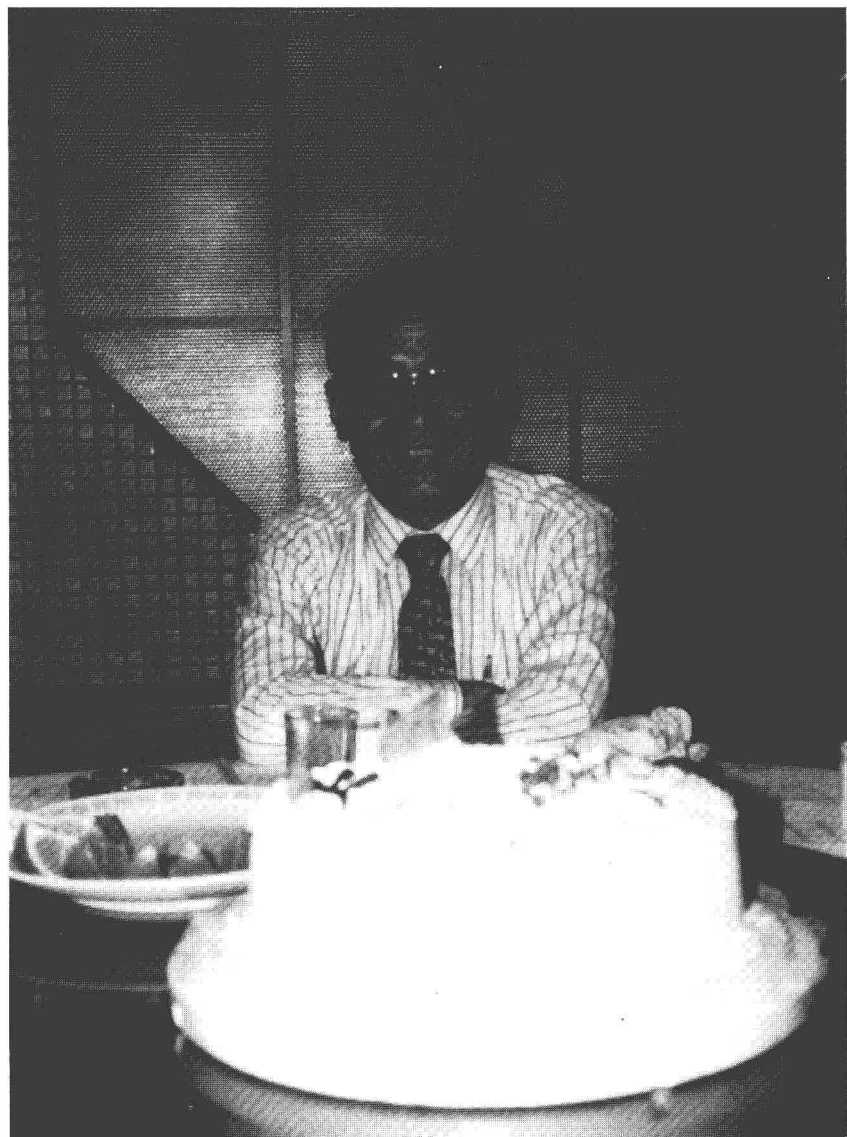
版次：一九八七年十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大三十開 (137 × 210mm) 110 × 100 面

國際書號：ISBN 962 : 04 : 0189 : 1

© 1987 Joint Publishing Co. (HK)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 作者近照(1984年3月於台北)



- 舊金山漁人碼頭留影(1970年冬)
- 於紐約友人家中(1972年)
- 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見到錢鍾書(1979年5月)



• 與鳳子(右三)座談：作者(右二)；陳若曦(右五)；戈武(右四)。
(1979年秋於美國)

• 歡迎曹禺(後立右四)等：作者(後立右六)；趙元任及夫人
(前坐右二、三)；英若誠(後立右三)。(1980年4月於加州)



張愛玲的小說藝術
張愛玲的小說藝術，最早的一篇，是談張愛玲的偶
然，那時她正在南洋，距離今天已幾十年，以候又法
延續，一寫了兩度，這些都收在我的小說文集，配序記
內。

一直斗至年九月間，我才逐漸從小寫改為大寫，一
方面是這一年來，我既未念書，也沒有做事，在寸陰是惜
的英國，我這打大量時間，整理說書，還有
細寫張愛玲之舉，
完成了一個中篇。

張愛玲的小說，之從小說我一回長大，此外還有一
本根據，也記得頗多生香，百有之屋，這是在很難辭

白，儘管我在「葡萄」的分解中，日認為解難，相當因
滿透劃了，也許仍有讀者，這也這是一種後修，又
為利，不我為罪我，祇能如此了。

有一點後我寫張愛玲，可能不能算做主觀的因案，
那便是：張愛玲的小說外貌，在在像是傳統中的奇回小說
，是受她父親的傳神，他在精神上外技巧上，正是較
近西洋人，她做官作的時候，也大概也年沒有一生要改修西
洋的大義。這一外偶合，條件胡成，是這套不區論唱
題，結果因致添了，則如唱出了正像她的調，
實在難得，既而執止，像主神話、性心理、象徵、意

張愛玲的小說藝術
張愛玲的小說藝術，最早的一篇，是談張愛玲的偶
然，那時她正在南洋，距離今天已幾十年，以候又法
延續，一寫了兩度，這些都收在我的小說文集，配序記
內。

一直斗至年九月間，我才逐漸從小寫改為大寫，一
方面是這一年來，我既未念書，也沒有做事，在寸陰是惜
的英國，我這打大量時間，整理說書，還有
細寫張愛玲之舉，
完成了一個中篇。

張愛玲的小說，之從小說我一回長大，此外還有一
本根據，也記得頗多生香，百有之屋，這是在很難辭

白，儘管我在「葡萄」的分解中，日認為解難，相當因
滿透劃了，也許仍有讀者，這也這是一種後修，又
為利，不我為罪我，祇能如此了。

有一點後我寫張愛玲，可能不能算做主觀的因案，
那便是：張愛玲的小說外貌，在在像是傳統中的奇回小說
，是受她父親的傳神，他在精神上外技巧上，正是較
近西洋人，她做官作的時候，也大概也年沒有一生要改修西
洋的大義。這一外偶合，條件胡成，是這套不區論唱
題，結果因致添了，則如唱出了正像她的調，
實在難得，既而執止，像主神話、性心理、象徵、意

- 作者夫婦(1983年冬)
- 與王禎和合影(1984年7月)
- 作者手迹

目次

1 自序

第一輯 五四作家訪問

5 侍錢「拋書」雜記——兩晤錢鍾書先生

20 從「關不住的春光」到「留春住」——記和鳳子女士的一次談話

33 平分秋色話蕭、畢——記二位在柏克萊加大的訪問

46 長夜漫漫欲曙天——四看曹禺一筆賬

61 沈園柳老不飛綿

第二輯 書評與讀書心得

67 箋註荷拉司的六首抒情詩

93 疑是玉人來——讀楊絳《玉人》抒懷

99 讀蕭乾的《美國點滴》有感

108 「因為我覺得」

第三輯 影評

113 我看《傾城之戀》

117 外人看《外星人》
121 棒喝「文員政治」——評兩部美國電影
129 第四輯 抒情散文
雲想衣裳
135 萬紫千紅總是春
143 美國的「大拜拜」——清倉血本瘋狂大傾銷
153 記憶深處憶兒歌
157 可堪孤館閉春寒——記我小時的一次逃難經過
167 第五輯 因博士論文而引起的
《金瓶梅》的影子：《肉蒲團》——小論「派樂弟」
173 首已皓而經未窮——感慨萬千得博士
177 寂寞無行路——我的申覆與申辯
185 水晶小傳
186 水晶的著作

自序

香港的潘耀明先生，最近經過舊金山灣區，說他正在為三聯書店設計一套《海外文叢》，有心替我出一本書，剛好我手裏有一部舊稿，「玉在篋中求善價」，遂很快地談妥成交了。

我從來沒在香港出過書，這是第一次，頗感興奮。

此書依舊是個散文集子，共分五輯，分量較重的，是五四時代作家的訪問。這些珍貴的「出土文物」，自七八年開始，紛紛到美國來遊歷，進行文化交流，都讓我一一見着了，留下了一些雪泥鴻爪，混和我當時的生活痕迹，一晃眼七、八年過去了，現在把它們整理出來，重見天日，饒有意義。

還有一篇較長的拉丁詩比較研究，是我在柏克萊加大當老童生時的一個「顯」迹，此文一直也是「釁於篋內待時飛」，可惜待來待去，始終無法飛起，說來好笑，現在潘先生不嫌這篇長文沒有生意眼，照單全收了，怎不令人打心底笑起來。

最後一輯是我寫的博士論文，在台灣引起的爭論，所寫的答辯。當時是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現在想想，自己身在戲中不知戲，不過是鬧劇中的一枚過河卒子而已，何必認真？

讀者也許可以從這一個選集內，發現我對散文的廣泛興趣。本來，我是寫小說的，漸漸地把興趣從小說移到散文身上。那是因為唸博士，得寫Paper，於是「居移氣，氣移體」，反而把本行拋荒了，弄得面目模糊

起來。不過小說本來也是用散文寫成的，兩者之間「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啊！」

尤其像有一種「抒情散文」的類別，更爲我鍾愛，所寫雖屬身邊瑣事，却可以「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上下古今中外，都來原子筆端，不像小說，常受胸中「脂硯」批削限囿，不能暢所欲言。

寫散文得一個「散」字，不亦善哉！

是爲序。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一日寫於加州向陽家中）

第一輯 五四作家訪問

侍錢「拋書」雜記

兩晤錢鍾書先生

第一次晤會

時間：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地點：柏克萊加大東方語文學系接待室

出席人：錢鍾書先生

白之教授 Prof. Cyril Birch

薛佛教授 Prof. Edward H. Schafer

簡慕善教授 Prof. John Jamieson

張洪年教授

崔朱寶雍講師

加大研究生（遠東系）

Vicky Cass 女士

Elizabeth Bernard 女士

Wendy Larson 女士

作者（比較文學系）

第二次晤會

時間：同日下午五時

地點：加大總圖書館莫里遜室

出席人：錢鍾書先生

白之教授

張洪年教授

崔朱寶雍講師

三位加大洋女士

作者

彷彿海外流行過一陣子的一本書，名字叫《侍衛官雜記》，題目是諷刺某一高階層的生活，侍衛官就是他們的僕人，內容相當歪曲，近乎不倫，文筆也粗疏得很，但是能哄傳一時，想必和浮誇不實的作風有關。我借《侍衛官雜記》類似的題目來形容兩次親炙錢先生的經驗——不用訪問，是自己有些地方也插嘴——，當然有滑稽突梯不類之感。但是這題目正足以狀況我跟錢先生對講時的心情。——余何人也，能有幸親炙天顏？余死無憾焉！一方面也想借此來炫耀世人，像侍衛官，古時候的秦宮、執金吾；我有幸侍候過錢先生了，你不想聆聽一下他咳吐的是些什麼珠玉？你當然想洗耳恭聽。那麼，請附耳過來，因為這些都是珍貴的隱私啊！可是，我沒有侍衛官雜記的作者那樣放心，因為有些地方，報導可能有欠翔實，就像《圍城》小

說裏說的，是「局部的真理」。錢先生最喜引經據典，他又愛框引法文，滔滔不絕，大珠小珠落玉盤，使聽者覺得珠玉盈耳，但一不小心，就會讓珠玉塞住耳膜，雖然錢先生不至於像張愛玲所說，「讓珠玉卡住了喉嚨」，但是指顧間輕舟已過了萬重山，也是一種遺憾。所以讀者不妨也以讀《侍衛官雜記》的心情，來讀這篇《侍錢雜記》吧！

是四月下旬，我寄迹的柏克萊加大，忽然傳來一個中國文化代表團即將到來訪問的消息，團員清一色都是社會科學院的成員，而錢鍾書先生的大名，赫然在焉！這個代表團由宦鄉副院長率領，代表中還包括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但是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消息是：

錢鍾書（默存）先生來了。

真的，「魔鬼夜訪」過的錢鍾書先生來了。

兩年前，四人幫餘悸猶在，中美建交猶呈膠着狀態，我只有在作夢時才有機會夢見錢鍾書先生。就像參加《圍城》裏蘇文紈女士主持的文藝沙龍，或者短篇小說《貓》裏齊頤谷夫婦的茶會，是夢寐中的事，當然更談不上聆聽鍾書先生的教益，他的「談言微中」，他的親切而不冷雋的幽默了。錢先生是下午二時來到加大東方語文學系的系主任室兼接待室的，他穿着一套軋必丁藏青色人民裝，溫熙和藹，和他犀利拔尖崢嶸恣意的筆鋒，決不搭配。他坐在那裏，四下望着一室不多的幾個人，四方臉，濃眉，一副新型黑框近視眼鏡，白皮膚，整齊的白牙，望之儼然四十許人，簡直漂亮齊整得像晚年的梅蘭芳先生，雖然按照官方紀錄，今年應是六九高齡的老人了。然而他看起來這樣年輕，決非老文學家——我想應當含糊籠統稱他一句：「文學老家」才對。因為根據《圍城》的解釋，老科學家指的也許是老科學的家，科學是不作興老的；同理，老文學家可能是恭維，也可能是揶揄，所以稱錢先生為老文學家，可能犯了中立主義或者「精緻的不老實」的毛病。那麼，何妨稱呼他為文學老家吧？因為他就是文學上的老家啊！文學上的老家跟科學上的老家一樣，沒有暖

昧歧義，是永遠不老，永遠年輕的。

我走進系主任的辦公室時，錢先生和加大中文系教授們的談話已進行了一半，我聽到的是後半一半^①。這時候話題已轉入《金瓶梅》，因為一位加大女生 Vicky Cass 的博士論文，討論的就是《金瓶梅》。錢先生用英文說：

《金瓶梅》是寫實主義極好的一部著作，《紅樓夢》從這本書裏得到的好處很多。儘管如此，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間，《金瓶梅》並不是一本盡人可以公開討論的書，所以我聽說美國有位女教席在講授《金瓶梅》這本書時，嚇了一跳。因為是淫書，床第間穢膩之事，她怎樣教？」

接着錢先生的話題，從寫實主義橫溢了過去，「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他談到作家所犯的「時代錯誤症」（anachronism），像是《金瓶梅》裏的諺語：

「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灣，」（三十三回）在《金瓶梅》故事發生的北宋年代，只有東京（開封）、西京，而無南京、北京之分，那該是明朝人的口吻。是以 tri-picking（雞蛋裏挑骨頭）的鯁釘小儒，就會大作文章，挑剔作者的不是。「錢先生一面說，一面在一張便箋上，寫下「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灣」的字樣，給大家看，字是行書體，容長秀媚，雖然不是瘦金體的。他又解釋說，有三十多年沒碰《金瓶梅》了，但是引證這兩句諺語時，恍如昨晚剛剛翻閱過，這大概是錢鍾書先生最大的能耐之一，就是讀書過目不忘，若有神助，西洋人所謂「照相術的記憶力」是也。

從《金瓶梅》使我很自然地想起《肉蒲團》這本淫書來，我於是接着問他，對《肉蒲團》一書的觀感，他立即打開記憶的百寶箱，用英文侃侃直講下去：

《肉蒲團》寫得最成功的地方是文字清簡流暢，一洗同類春宮小說 erotic novels 的凡俗與累贅。《肉蒲團》自有其嚴肅的一面，所以可以被看作性質嚴肅的小說，同時寫得非常雋永風趣（witty），令人閱後大快朵頤，也是肉書的好處之一，像其中有一女角（錢先生未指出姓名來，我猜想是權老實的老婆艷芳），便患了近視